

中国古典十大悲喜剧

赵景林 / 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1

中国古典十大悲喜剧

赵景林 编著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承范

中国古典十大悲喜剧(上、下)

赵景林 编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向阳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0 印张 字数 96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998—8/I · 321

印数：1 - 3060 册 定价：49.80 元

前 言

《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是一本说故事的集子。作者们选择了中国古典戏曲中 20 部优秀剧作,把它们的情节改写为传奇小说的形式,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在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题材或一个作品辗转流传,改写成为多种文学体裁形式,是屡见不鲜之事。张珙崔莺莺故事是最典型的例证。从唐代元稹创作传奇《莺莺传》之后,宋代有赵令畸的鼓子词《商调蝶恋花》,金代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有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明代有李日华、陆采等的传奇“南西厢”,近现代更有各种曲艺、各种戏曲以至电影电视等等的改本不计其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白蛇许仙故事也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三国》、《水浒》等等了,在各国,民间传说、戏剧、小说等同写一个故事题材也是常见通例。古希腊史诗和悲剧,到现在还在不断被人改编改写。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同本书性质相近、最为人们熟知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此书是十九世纪初英国著名散文作家兰姆姐弟根据莎士比亚 20 个剧本的情节改写为叙述体的故事,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流传很广。在中国也是先有此书的林琴南摘译本,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然后才有莎氏原著的翻译的。

从这种历史情况说,本书的写法并非创举,但从当前现实情况看,却又很少见,在我的模糊记忆中,十年动乱前,上海似乎出版过一批此类作品,大概是小册子单行本,一本一个故事,当时相当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不少。只是以后出书困难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少有作者从事这项工作了。当前,戏剧演出很不景气,许多青年对戏曲缺乏兴趣,不愿到剧场观摩演出,更不喜欢阅读文

学剧本,特别是用词曲写成的古典作品,更少接触。他们不知道我们伟大祖国的古代文学中还有着那么丰富的珍贵精采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有些曾经搬上现代舞台,但是看的人并不很多;有些则始终停留在书斋案头的书本里,阅读的人就更少了。这是令人遗憾的现象。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现象。

因此,如何对古典戏曲作品进行普及工作,应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普及工作有多种方式方法,象本书这样,把用古代词曲写成的优秀戏曲作品改成用当代散文写的通俗性的传奇故事,便是相当有效的方式之一。一般说来,喜欢看故事的人总比喜欢读古典戏曲的人要多得多。用这种易读易懂的文体,引导读者对古典作品从初步接触到产生兴趣,从敬而远之到登堂入室,从不知《救风尘》为何物到理解研究关汉卿,也就是从普及到提高,实在是功莫大焉,当然,改写成的传奇故事决不能代替原著,但它终是导向原著的一架桥梁。修桥铺路,从来都是善事。不过也应说,如果改写得潦草轻忽,甚至歪曲了原著,那也是必须反对的。

还应当看到,把代言体的古典戏曲改写成叙述体的传奇故事,决不是写一篇剧目说明书,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创作。《莎士比亚故事集》就是明证。现代人改写古代文学作品,必须尊重原著,然而也必不可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两种不同文体的变换,自然更需要不同程度的增益删节,大大加强叙述和描写的成份,这也就体现了改写者的主观见解和情感。只要不是曲解原著,不是以今代古,就可以帮助一般读者加深理解原著。我想如果思想深刻,甚至可以对演员们在演出?原著时如何体会角色大有裨益。总之,这种改写是需要改写者花费大量创作心血的创造性劳动。

本书是多人编写的合集,我没有遍读全部作品,不能说三道四。但是我尊敬作者们这种做古典文化的普及工作的精神,是以为序。

——王剑锋

目 录

前 言 1

上 篇

窦娥冤 1

汉宫秋 30

赵氏孤儿 63

琵琶记 88

精忠旗 155

杜十娘 244

清忠谱 255

长生殿 319

李逵负荆 382

中山狼 388

下 篇

桃花扇	411
雷峰塔	487
救风尘	536
墙头马上	552
看钱奴	571
西厢记	580
幽闺记	662
玉簪记	721
绿牡丹	756
蝴蝶梦	819

窦娥冤

原著：(元)关汉卿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有一位穷书生窦天章，从小勤学苦读，为人刚正，娶了一房妻子，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瑞云。父疼母爱，瑞云渐渐长大了。在父亲教导下，瑞云小小年纪也能翘着小嘴，背几首唐诗、宋词，每当这个时候，家徒四壁的小屋里就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不想在瑞云三岁那年的秋天，母亲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瑟瑟秋风，路断人稀，掉光了叶子的树枝上，只有几只寒鸦在哀鸣。窦天章领着瑞云在妻子坟前哀哀地哭泣，他为失去相濡以沫的妻子而痛心：女儿瑞云，为失去慈祥善良的母亲而悲伤，她知道自己永远不能象其他孩子那样得到母亲的疼爱了。幼年丧母是人生的大不幸，但幼小的瑞云绝没有想到，在她的人生旅途中还有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她。

瑞云六岁那年，窦天章带着女儿流落到楚州，盘缠用尽，生活困难，不得不向当地放高利贷的寡妇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

蔡婆婆的丈夫几年前就过世了，留下她和一个年幼的男孩，好在丈夫身前置下些产业，如今她与儿子守着这份产业，不愁早晚羹粥、寒暑衣裳，时不时还将余钱放些高利贷。

一转眼，光阴荏苒又一年，徐徐的春风，吹皱了江河，吹绿了柳枝，天地万物仿佛从沉睡中苏醒，欢腾的江水向东奔流，满山的花蕾争相怒放，春燕翻飞嬉戏，布谷声声催耕……这一切一切汇聚成一个美妙而动听的声音——春天来了！

然而，这和煦的春风，吹得动万物，却吹不开窦天章紧锁的眉头。朝廷一年一度的春季进士考试就要开始了，窦天章想进京赶考，只可惜身无分文，朝不保夕，度日都艰难，哪来钱作盘缠，何况借蔡婆婆的二十两银子，连本带利已是四十两了，还不知道拿来还。一连几天，他都愁眉不展。

这一天，蔡婆婆来到窦天章家，满脸堆笑地对他说：“窦相公，

我那银子你也该还我了吧？料你是个读书之人，知书达理，不至于为了这点银子坏了名节吧。”说着拿眼看了窦天章一下。只见窦天章面带窘色，站在那里，双手在胸前不住地搓着。

蔡婆婆收起笑脸说道：“唉！我也是小本经营，比不得大富人家，几十百把两银子不放在眼里，我们孤儿寡母，还要靠它过活呢。”

听到这话，窦天章面有惭色地答道：“婆婆，我不是成心赖你的银子，实在是家贫如洗。如若不弃，这屋里看得上眼的东西都拿去抵债吧！”说完，窦天章羞愧地低下了头。

蔡婆婆拿眼睛在屋里搜寻了一遍，屋里除了几箱书着实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但是，难道这四十两银子就白白丢了不成？蔡婆婆还在踌躇时，只见瑞云从屋外跑进来，她穿着一身有些短小的衣裤，头上扎着羊角小辫，眼里流露出机灵，一进门就对窦天章大声嚷道：“爹爹，我饿了！”

“乖孩子，别嚷了。快过来叫婆婆。”窦天章疼爱地对女儿说道。

瑞云乖乖地走到蔡婆婆面前，脆生生地叫了一声：“婆婆！”

见此情景，蔡婆婆想起了自己八岁的儿子，暗想道：“不如收他女儿做童养媳，以人抵债，两得其便。”想到这里，她对窦天章说：“窦相公，你这女儿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心里爱怜，只可惜跟着你受冻挨饿，好日子也没过上一天，我有心让她给我做媳妇，一则以人抵债，二则也可让她过几天舒心日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听了这话，窦天章顿时觉得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几年要是没有瑞云儿，或许自己撑不了这么久。他难以想象生活中要是没有了女儿会是什么样。回头再看看身边站着的瘦弱的女儿，这两年跟着他颠沛流离，忍饥受寒，受的苦受的罪只有他心里最清楚。“唉！难道我窦天章真落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窦天章神情沮丧地自言自语道。

蔡婆婆忙接过话头说道：“瞧你想到哪里去了？你一个男人，带着女儿在外行走多有不便，我收你女儿在家，会象亲闺女一般看待她，说什么卖儿卖女！”

窦天章想想蔡婆婆说得也有道理，他也知道蔡婆婆虽然以放高利贷为生，但人还算善良，心里就暗自许下了这事，他对蔡婆婆

说：“婆婆，我窦天章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蒙婆婆不弃，收小女在家，小女若有不周到处惹婆婆生气，万望看在我的面上，该打的骂几句，该骂的说几句，全当亲闺女看待，我这里给婆婆行礼了。”说完给蔡婆婆作了几个揖。

“使不得，使不得。”蔡婆婆忙上前扶起窦天章，接着说：“现在是亲家了。你的话我都记住了，眼看春季进士考试就快到了，我这里再给你十两银子作盘缠，你进京赶考罢，日后也好求个功名富贵。”

窦天章听到这话，又向蔡婆婆谢道：“多谢婆婆，我原先借你的银子都没还，今天又送我这些盘缠，你的大恩大德，我来日必当重报。”

说完，窦天章回头把瑞云儿拉到蔡婆婆面前，又一次郑重其事地对蔡婆婆说：“婆婆，小女生性憨直，若有不合婆婆心意处，看小生薄面，多包涵些。”

蔡婆婆接着说：“亲家，这个不消你吩咐，令爱到我家，我会如亲女儿一般看待她，你只管放心去吧！”

窦天章听蔡婆婆如此说，放心多了。看看身前矮小瘦弱的瑞云儿，窦天章俯下身来，用手摸着瑞云儿的头，深情地嘱咐道：“儿啊，你从今后比不得在我眼前，我是你亲爹，凡事将就着你。而今，你若顽劣，那只有讨打讨骂挨。儿啊，我也是出于无奈啊，爹爹的心思你可明白？”说着，窦天章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瑞云儿看着父亲，预感到她的生活又将发生一次大的变化。听了父亲的一番话，瑞云儿知道父亲要离她而去，她冲上前，一把抱住父亲大声哭喊着：“爹爹，你不要丢下我，你不要走！”

蔡婆婆见父女俩痛哭不已，忙上前拉过瑞云儿劝道：“媳妇儿，你在我这里，我是你婆婆，你是我亲媳妇儿，就象亲骨肉一般，你不要哭。”

就这样三岁丧母的瑞云，七岁又因父亲无力偿还高利贷被送给蔡婆婆当童养媳抵债，蔡婆婆给她改名窦娥。

窦娥七岁离开父亲，到了蔡婆婆家，打小与蔡婆婆的儿子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日子过得也还快活。十七岁那年，她与蔡婆婆的儿子成了亲，小两口恩恩爱爱，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婚后丈夫的宠爱和体贴，使窦娥幼年丧母离父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她幻想着将来为蔡家生养一大群儿女，相夫教子，悠闲自在生活。哪想结婚一年后，丈夫因害弱症一病不起，不久便撇

下她和蔡婆婆死了。

丈夫死后，小屋一下变得冷清了。冬去春来，一晃三年过去了。窦娥小心地侍奉着婆婆，婆媳俩常常相对无言，含泪凝视，眼里分明流露出哀痛的神情。窦娥深知婆婆亡夫失子之痛。每每这时，窦娥便将好菜好饭端到婆婆面前，还拿话来宽慰婆婆。儿子死后，婆婆对窦娥也倍加疼爱，每次出门总要叮咛窦娥关好窗门好门。这几年婆媳俩就这样相互支撑着熬过来了。

这一天天刚亮，窦娥就起床了。她把本来就干净整洁的小院又打扫了一遍，院内一棵高大的梧桐树，象一把翠绿的大伞，为小院挡着风雨，遮着太阳。树下放着一张小桌子，婆媳俩常在这里吃饭、谈天、做手工活。正是这不大的小院第一次给了窦娥家的感觉。窦娥准备好了早饭，朝着婆婆的屋里叫道：“婆婆，吃饭了！”蔡婆婆答应着走出屋来。吃完饭，蔡婆婆对窦娥说：“南门外赛卢医借我家银子已多时了，今天我要亲自去讨。你独自在家要小心。”

太阳刚刚出来，蔡婆婆离了家，到南门外赛卢医家讨银子。这赛卢医本是太医出生，医术不高，也不知他医死过多少人。奇怪的是从没有人告发过他，他的药铺也没有因医死了人关过一天门，他孤身一人，不曾婚配，在山阳县南门外开了一个药铺。前些日子他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期限已过，本利该还二十两，蔡婆婆数次催还，他都置之不理。

蔡婆婆七转八拐来到赛卢医家，见他在家，便说：“赛卢医，你借我银子很长时间了，你还了我罢。”

赛卢医本无心还银，见蔡婆婆又来讨债，便起了歹心，骗蔡婆婆说：“我铺子里没这么多银子，你跟我到庄上去取吧”。

蔡婆婆信以为真，跟着赛卢医出了药铺。

六月的楚州，田间的小麦已经差不多收割完了。风吹拂着灌木丛，发出沙沙的响声。庄上的农民都在忙着打场。这时的田间郊外，除了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在翻飞嬉戏外，很少有人。赛卢医和蔡婆婆一前一后地走着，不一会儿，二人走到一处荒僻的所在，赛卢医见左右无人，心想在这里不下手还等什么？他停了下来，见旁边有块石头，就坐在上面，佯装等蔡婆婆，并朝着蔡婆婆走来的方向喊道：“婆婆，你快些。时候不早了。”

“来了，今天一大早就出门，走了这么多路，我实在走不动了。”蔡婆婆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婆婆，过来歇下脚再走。”赛卢医边说边起身，把自己坐的那块石头让给蔡婆婆。蔡婆婆也不推辞便坐了下来。六十多岁的人了，顶着烈日走了这么多路，实在是累了。可怜蔡婆婆，老伴儿子过世得早，媳妇又年轻，不便抛头露面。这几年放债讨钱，她没有少跑路。毕竟年龄不饶人，比不得前些年，再远的路也不在话下。“嗨！要是老头子、儿子还在，我怎么会受这份罪啊。”蔡婆婆边想边用手轻轻地捶着双腿。

赛卢医见蔡婆婆低着头捶腿，就偷偷拿出随身携带的绳子，对蔡婆婆说道：“婆婆，有人叫你呢。”

蔡婆婆抬头问道：“在哪里？”就在这时，赛卢医拿绳套住了蔡婆婆的脖子，欲将蔡婆婆勒死在这荒郊野地，蔡婆婆拼命地挣扎着。

正巧这时张驴儿父子从这经过。张驴儿见状，大喊一声：“大胆刁民，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杀人行凶。”这一喊吓得赛卢医放开蔡婆婆，慌忙逃跑了。

这张驴儿是当地的一个泼皮无赖，平日里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人人见了，都躲得远远的，他的父亲张志和他也差不多。他们见赛卢医逃跑了，忙上前扶起蔡婆婆，问：“婆婆是哪里人？为何遭此毒手？”蔡婆婆说自己是本地人，家中只有婆媳俩守寡，相依为命，又把赛卢医欲杀人赖债的事给张驴儿父子哭诉了一番。他父子二人听说蔡婆婆家只有婆媳守寡，顿生歹念，要蔡婆婆媳招他父子俩做翁婿。蔡婆婆守寡多年，突然冒出两个人来要做翁婿，哪里肯依，说道：“哪里的话，你救我性命，我自当谢你，等我回家多拿些钱钞给你也就是了”。

张驴儿见蔡婆婆不肯答应，马上威胁她说：“你大概是不愿意，故意拿钱钞来哄我们，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里，你要不依，我们权当没有救你，依旧把你勒死算了。”说着拿起了绳子。

蔡婆婆见张驴儿满脸横肉，张老头也横眉竖目，知道他们不是好人，说得出做得出，只得应承了父子二人。

天快要黑了，远处传来阵阵隆隆的雷声。窦娥早早地就做好了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婆婆回来。她有点担心，婆婆毕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又一直不太好，要是犯了病、摔了跤，可怎么得了？自己一个年轻守寡的女人，又不便抛头露面出去讨债。她不由得想起了死去的丈夫，要是他还活着，婆媳好歹也有个依靠，日子断不会象今天这样艰难。现在，自己和婆婆相依为

命，自己一心一意地侍奉婆婆，但是，对于将来，她却想也不敢去想，万一婆婆去世，留下自己孤身一人，那日子该怎么过？她在心里埋怨着父亲，父亲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十几年了，父亲啊，你知道女儿受的苦吗？你知道女儿现在处境的艰难吗？你回来找过你苦命的女儿吗？她随时在心里问自己，难道父女俩今生今世就再也不能见面了？想到这里，窦娥不禁潸然泪下了。正在这时，只见婆婆同两个男人朝家走来，窦娥忙走上去接婆婆，蔡婆婆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惊恐，但微微颤抖的两手分明告诉窦娥，婆婆出事了。

“婆婆回来了，你吃饭了吗？”窦娥竭力显得平静，扶婆婆进屋。

“孩儿哪，我、我……”没等说完，婆婆已泣不成声了。

“婆婆为什么哭啼，莫不是为讨债与人争斗？”经窦娥这么一问，婆婆只好将赛卢医欲杀人赖债、张驴儿父子救命之事对窦娥说了一遍。“张驴儿父子莫不是刚才与婆婆同回家来的那两位男子，照这样说来，我们少不得多拿些银两，好好谢过二人。”说着窦娥就要去拿银子。婆婆忙叫住窦娥说：“他俩不要银子，要人呢。”“要人？”窦娥惊诧地看着婆婆。

“哎，”蔡婆婆叹了口气，接着说：“在郊外他们父子俩救了我性命，我本也寻思着回家来多拿些银子谢过二人，谁料想那张老头不要银子，却要我招他做丈夫。”

“婆婆，不是我说你老人家，这个恐怕不妥吧？你想想，咱家又不是没饭吃、没衣穿，又没有欠人钱债，被人催逼。况且你年纪也大了，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招什么丈夫？”窦娥皱起眉头说道。

“孩儿哪，你说的是。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了他们爷儿俩搭救，人家提出来要我招他为婿，怎么好回绝呢？又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家里还有个守寡的媳妇，就说我婆媳俩没有丈夫，他爷儿俩没有老婆，正是天缘天对。当时，如若不顺从，他依旧要把我勒死。我慌了，莫说我自己许了那老头，连你也许了他儿子。儿哪，婆婆对不起你，可这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婆婆你好糊涂！平日里你精明能干，经营田畴。我婆媳俩相依度日，从不为衣食发愁。如今突然冒出两个外人，要逼着成亲，而且父子配婆媳。这不是叫媳妇不安分守节吗？再说婆婆已是花甲之人。常言道，人到中年万事休，婆婆这年纪莫不也是女大不中留。你真的要把旧恩爱一笔勾销，去结新欢两相意投，说

出去叫人笑破口。”这么多年来，窦娥还是第一次这样对婆婆说话。

婆婆面带难色地说：“我的性命是他爷儿俩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

“你的性命虽说可是他爷儿俩救，也不至于就要与他结婚成配偶。想当初，公公生前为你打算，置下许多家业，早晚羹粥，寒暑衣裳，指望你母子平安相守。可如今，公公的一片苦心，都化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窦娥情真意切的规劝，使婆婆犯难了。她也知道窦娥说得句句在理，可门外是两个凶汉，家中是两个弱女子，又怎么抗得过呢？就对窦娥说：“孩儿，如今那张氏父子在门外候着，只等我给你说妥，招他两个进来做新郎，这叫我怎么回他的话呢？”

窦娥也不示弱：“事到如今，他两个一定喜滋滋的，可我这里倒替你细细地愁呢，我愁你怎能咽得下那交杯酒？我愁你怎么睡得稳那芙蓉褥。到头来一走会落得个自讨苦吃。”

窦娥言辞激烈，句句刺在婆婆的心上。婆婆不忍再听下去，忙说：“孩儿哪，不要再说了，我何尝不知道这些？事已至此，他们爷儿俩还等在门外，不如你也招了女婿吧。”

窦娥一听，坚决地说：“要招你自己招，我才不要什么女婿。”

婆婆见窦娥态度这般坚决，赶紧申辩道：“哪个是想要女婿，是他们爷儿俩自己要挤进门来，你教我怎么办。”说着说着，又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

门外的张驴儿父子，见蔡婆婆进去那么久不见出来，心里有些不耐烦。又隐隐约约听得屋里婆媳俩低声地争吵。张驴儿刚才还在外面喜滋滋地做着新郎梦，幻想着红烛高照，自己帽儿光光地做新郎。见这情形，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也不等蔡婆婆出来招呼，便拉着老父跨进门去。

一进门，刚好撞见蔡婆婆和窦娥，父子俩忙上前施礼。窦娥正在与婆婆僵持不下，见如此大胆冲进来的这两个不速之客，那老的粗野鄙俗，年轻的贼眉鼠眼，一脸的泼皮无赖相，暗想：“这就是我们婆媳俩要招的夫婿。”窦娥只觉一阵恶心，对张驴儿厉声斥道：“哪来的野小子，出去！”

张驴儿一见窦娥，早已魂飞魄散，顾不得窦娥的呵斥，挤眉弄眼，扭扭捏捏地就往窦娥跟前凑，嘴里还说道：“你看我们爷儿俩这身段相貌配你婆媳绰绰有余，来来来，不要错过了好时辰，我和

你早些拜堂吧！”说着就过来拉扯窦娥，要和她拜堂。窦娥气愤已极，猛地将张驴儿推开。利令智昏的张驴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倒退几步，重重地跌倒在地。

窦娥扭头看婆婆，禁不住泪如泉涌，思潮起伏，心乱如麻，难道这就是我没有丈夫的女子的下场！她本想丈夫死后，好好孝敬婆婆送她到白头，自己安分守节，也不愧对爷娘教诲，辱了夫家名声，今天却突然来了这等人物逼她成婚。她急着对婆婆说：“婆婆，这大半辈子你守身如玉，如今招这么一个粗野老头为婿，这点节怕是守不住了，这桩婚事真是害死人了！婆婆，你知不知羞，我公公走南闯北，为你挣下这家业，让你今生今世吃喝穿戴不用愁，这倒好，你拱手把公公挣下的家业让给张驴儿父子来享受。公公在天之灵都不得安息。”说完愤然离去。

蔡婆婆见窦娥推倒了张驴儿，又说了一大堆言辞激烈的话，她怕张驴儿父子在家撒野，忙上前拿话稳住张驴儿父子道：“老人家不要生气，你救了我的性命，我怎么会不报答你呢！只是我那媳妇脾气刚烈，最不好惹。今儿你也看见了，她不肯招你儿子，我又怎么好招你呢？不如这样，从今后你们在家住着，一日三餐，我好酒好菜来款待，你也不要性急，等我慢慢地劝化我那媳妇，等她回心转意，再作论处。”

张驴儿挨了窦娥这么一下，又羞又恼，从地上爬起来，抖着身上的尘土，朝窦娥离去的方向骂道：“贱人！就是黄花闺女，我拉扯一把也不消发这么大的脾气，何况是个寡妇！平空推我一跤，这仇我一定要报。”转过头来，恨恨地对蔡婆婆说：“我在你面前发个誓，我今生今世不娶她做老婆，我也不算是个男人。”

张驴儿说完往一边走去，嘴里还骂骂咧咧：“哼！天下的美人我见得多了，没有哪个象这小妮子一样凶狠泼辣，我救她婆婆死里逃生，她还不舍得以身相许。”

再说赛卢医，那天欲勒杀蔡婆婆，被两个陌生男子撞见，慌忙丢下蔡婆婆，逃回家来。这两天一直坐卧不宁，惴惴不安。想起这么多年来被自己医死的人，又怕蔡婆婆再来讨债，更怕那两个救人的汉子去告发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在赛卢医孤身一人，无家小拖累。赶忙收拾细软行李，准备逃到别处，避避风头，另作打算。正在这时，只见远远地有人朝药铺走来。

来人正是张驴儿，前几日他父子俩救下蔡婆婆，本以为洞房

花烛唾手可得，没想到窦娥执意不从，蔡婆婆年老被这么一惊一吓，这几天就卧床不起了。这样僵持下去，不知何时得遂心愿。

这天，蔡婆婆在床上呻吟，窦娥屋里屋外、忙进忙出地侍候着婆婆。张驴儿见状，心生一计，想道：“我何不买些毒药毒死这老婆子，老婆子一死，那小媳妇就不得不顺从于我。”想到这里，就兴冲冲地到城里买药去了。

走着走着，他又放慢了脚步。他想城里耳目广，口舌多，见我抓毒药，要是嚷出来，事情就难办了。他突然想起，在南门外有个药铺，地方偏僻，过往行人又少，正是买药的好地方，急忙转身，三步并作两步朝那里走去。

刚走到门口，就冲着屋里喊：“掌柜的，买药！”

听到喊声，赛卢医从屋里出来，陪笑道：“你要什么药？”

张驴儿一看，这掌柜就是前几日欲勒杀蔡婆婆的那人，心里一喜，他有把柄在我手上，不愁他不卖药给我。那日赛卢医因做丧天害理之事，心里发虚，见人发觉便慌忙逃跑，所以他认不得张驴儿。

“我要买些毒药。”张驴儿漫不经心地说。

“你这小子好大胆，要买毒药，哪个敢卖给你”。赛卢医声色俱厉地说道。

张驴儿提高嗓门：“你真的不卖药给我？”

“我不卖给你，你敢把我怎样？”赛卢医也不示弱。

“前几日你谋杀蔡婆婆，我亲眼所见，你以为我认不得你了？我这就拖你去见官。”说着，上前一把抓住赛卢医的衣襟往外拖。赛卢医慌了，忙哀求道：“你放了我，我拿药给你就是了。”

“既然这样，我就饶了你。”说着，张驴儿放开了手。

赛卢医忙转过背去捡好药，双手颤颤巍巍地把药包起，递给张驴儿，嘱咐说：“哥哥，在我这抓得毒药不要与外人讲，还望哥哥网开一面，放小的一条生路。”张驴儿也不理他，拿起药揣在怀里，晃晃悠悠地走了。

赛卢医惊魂未定，心想：这人绝非良善之辈，拿毒药去一定不干好事，一旦事发，我这个抓药的也脱不了手，说不定还会连累我一起坐牢、杀头。想到这，赛卢医回房收拾好行李，匆匆关了药铺，跑到啄州卖老鼠药去了。

且说张驴儿父子到了蔡婆婆家，一住就是好几日。原以为时来运转，父子俩一人白捡一个媳妇，还得许多家产，谁想窦娥执意

不从。婆婆虽收留父子在家同住，只是一味敷衍，不料想她又一病不起。

这天，张父对张驴儿说：“儿哪，我们与蔡婆婆同住一屋，她这两天病重，卧床不起，我们去探望她一下吧！”说着，父子俩一前一后往蔡婆婆屋里走去。

张父边走边对张驴儿说：“孩儿哪，你几时去算算我们俩的八字，看看命里几时才有婚配之喜？”

“算什么命，凡事凭自己的本事去做。”张驴儿答道。两人刚说了几句话，不觉就到蔡婆婆房门，于是二人不再说下去了。

父子俩一进门，见蔡婆婆躺在床上，面容憔悴，气色难看，头发也没有梳理；就几天的工夫，人也瘦了，更显老了。蔡婆婆见二人进来，想起身施礼，但力不从心，又躺了下去，说了声：“你们俩快请坐。”

张父坐下，问道：“婆婆今天感觉好些没有？”

“唉，不行哦，我这把老骨头怕是起不来了。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话一点不假。”蔡婆婆叹息道。

“婆婆放宽心，你这病不要紧的，好好休息休息，过几日自然会好的，你想吃什么，我让他们给你弄些。”张父宽慰道。

“我这几日，身子骨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吃，就叫他们给我弄点羊肚汤来喝吧。”蔡婆婆有气无力地答道。

张父转过头来对张驴儿说：“你去给窦娥说，做些羊肚汤来给她婆婆喝。”

张驴儿走出门来，朝窦娥房里喊道：“窦娥，你婆婆想吃羊肚汤，你快些做来。”

不一会，窦娥做好了羊肚汤，端着往婆婆屋里走，远远地就看见张驴儿父子坐在婆婆房里，心里十分惶惑难受，不觉又有些责怪起婆婆来。“婆婆啊婆婆，人道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人家避之不及，你还要收这两个非亲非故的男人在家同吃同住，传出去让人笑话，有辱我婆媳俩一世清名。婆婆啊，你莫要背着我们许了他们的亲事，要这样我窦娥怎么有脸见死去的丈夫。”这些天里，窦娥想了许多，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成亲，十八岁守寡。多年来虽不如富家小姐读得许多诗书，贫穷的父亲不能给她更多的花衣罗裙，但却教了她许多做妇人的本份，她佩服当垆涤器的卓文君，羡慕相敬如宾的孟光夫妻，喜爱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浣纱时甘投大水的烈女子、望夫归来化为顽石的痴心女。常言道“好女